



唐

書

十九



伊
1735
249



1735
243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唐書一百一十九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
 后時良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
 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
 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
 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太角臣聞
 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
 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覺速故
 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
 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
 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人
以贖資贈



及古閣

狠

昔正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離間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

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

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媒狎虧汗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旣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

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又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乂上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旣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

權畏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
遺令薄葬毋還鄉里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
頰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又事兄尚一尚
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又所
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
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
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奉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
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薛
仁貴票勇冠軍高保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
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
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

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
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爲舍人太子
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
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
疆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蠱心喪志
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
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
示人況閱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
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
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
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
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

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
歷虔鄭等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帝傳位至當撰冊既進彙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
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
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
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
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
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
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
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贛守雍丘
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

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
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
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
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
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
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
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
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
下可安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傅城廬舍五千室不
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
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議請依古制縣令
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

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洎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

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鏐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鏐爭哀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閩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

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秦凡十餘上益知名會
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代專
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
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
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瓘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
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
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瓘節制心有不樂
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
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瓘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
瓘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
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
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

攸
方

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
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
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
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
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
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
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
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
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
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
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
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

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拜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縑詔使

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

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
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
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
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
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
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諡居易
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
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又皆初君偃蹇益不合居官
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
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鄭
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

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
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
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
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
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諡有司
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
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
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
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
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艷不
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

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

衰恭不任事卽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知制詔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閹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頒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卽說諭其衆

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
威路使爲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驃軍完創關壁
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
郎遷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
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
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
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遠裔未
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
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
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
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諡曰醜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終

武川中鳳崗
氏書同周由

唐書一百一十九

五王列傳第四十五

武川中鳳崗
氏書同周由

唐書一百二十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楊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
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
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
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
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
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旣自歸露而尚與
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
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
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
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
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

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庶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

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徧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

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
志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讒竒
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
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
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
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賓州
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韋
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爲之命御
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暉
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
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覘請遣御史按

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常許以不死遂流灤州禁錮終
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
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
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
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
戶還其子孫諡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柬之恕已勤勞王
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暉太
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
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
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薛
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任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

唐書百三十一
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不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泫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

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旬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橐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髭州不能効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虛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卽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

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楊元琰者字溫虢州閩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職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荆州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

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

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暉。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

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暉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遷

唐書百一十
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
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冊其妻爲妃賜實封五
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
年六十九諡曰文獻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
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尤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
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已
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暉東之神龍
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
暉子璩東之孫恣並爲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
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試
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

不附已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
體恨得之晚房瑄亦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
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
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
訪防禦使人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
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
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
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又載
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鬻恩爲怨
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
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

副留守張清。適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之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卽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

詔錄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絕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漑高。仰通利里閘。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忠。初。渙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以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以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以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以陳冤碣得其情卽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昧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以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

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氍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

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旣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造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痛博一擲累萬凡連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

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雋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雋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

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霧翳澄駭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諡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寘以法才

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周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卽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

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蹇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暉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暮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啓爲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薛川中鳳崗
氏唐國南中

唐書一百二十一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朕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

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卽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暉於峰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卽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

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資賜與劉幽求等旣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卽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

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晔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

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賊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傭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為太子，間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

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
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
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
元妹能忍其過臣竊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
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
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
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
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
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
王及姜皎等人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
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暉謀先事誅之侍

為

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
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
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
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
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
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
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
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帝召燕
內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
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
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
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

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
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刺
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勲至天寶時爲舊臣性豪侈
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
三百口旣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飲詭
擄博藏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
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落爲慊右相
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
貞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
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
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
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太平之

誅張暉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
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
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
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暉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
馱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天寶五
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
列蔡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
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爲明
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簞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
俊賜飲食金帛得其懽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
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

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駿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伯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苜麥首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僦僮千口爲牧圍檢

又
勤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旣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及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迂意卽侮諄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

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灤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廬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

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宜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舒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耿耿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忘得而驕不足論已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終

魏山屯鳳臺
氏雷而南

唐書一百二十一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魏山屯鳳臺
氏雷而南

唐書百二十二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蓋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亾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舛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

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

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爲桎，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厚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

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勲庸竭府庫畱意雖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亦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

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障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卽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

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祕書省
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
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
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
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
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
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
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
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
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
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

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
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
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也孝
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
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
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
于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
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
否旣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
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
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
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戢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思臣陛下

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

唐書百二十二
五
閒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
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
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亾繫焉太
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君業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
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亾根枝葉
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
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
者大夫之職今公主竝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
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

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
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此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
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
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
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
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
卽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君洪有言舉
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鼃此朝廷五失也闒
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摺
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
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

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闡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王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順逆。元忠誦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

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諡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卽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

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畱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

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郾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郾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隆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亾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

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畱守東都會妻薛怨壻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賊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郾國公諡文貞二子陟斌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

唐書百二十二
九
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竝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警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已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

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壻韋元志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林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卽位起爲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瑒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母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亾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

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
廣琛爲歷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
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
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
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
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
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
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使墓栢坐不相
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諲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畱守
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
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
早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

伐

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
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
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
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
水陸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
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
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
色必怡稍息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
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諡忠孝顏真卿以
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諡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
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

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辟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縉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沖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丞相業

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亾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議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訟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暉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修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諡曰文子縉

縉開元時歷集賢修撰光祿卿遷太常唐典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瓿俎皆一小祀無瓿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

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一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之，不差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柶案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

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釀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壘，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刺有司著于令，不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器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

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
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
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袞等請如舊禮便宰相白奏玄
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
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縉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
時以新果珍饗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
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縉上言禮喪服舅總麻
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
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
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
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

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
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
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
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
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
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
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
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
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
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
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
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

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

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旣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旣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于正寢二十六年詔緡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緡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

禮緯三年禘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
太學博士史玄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
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禘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禘明年
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
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禘
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
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
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
也則禘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禘
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歲縉奏四月嘗已禘孟
冬又禘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
縉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爲永昌
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
民詣闕畱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
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
武略非所長稱疾逗畱不及賊而返俄代王駿爲御史大夫兼按
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史非其
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
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椁車贈
太子少傅諡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
皆爲僚屬後皆爲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
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
它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
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者叩
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
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旣
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
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
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
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
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
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
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

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
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
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
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
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
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
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
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
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
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
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
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

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
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
卽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
置和戎城比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
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
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
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
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
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
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
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
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

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畱數十日
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
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
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
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
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人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
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人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
永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
助軍旣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卽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
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
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
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

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癯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

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亾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敝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
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
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
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
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鬪且請斬
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
鴻間道奏乞畱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
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景雲
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
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
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

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
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
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
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
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
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
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
里未嘗一至諸院殿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
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魏韋皆感繫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
搆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主以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
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終

魏山屯鳳園
氏園同甫

唐書百二十一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魏山屯鳳園
氏園同甫

唐書百二十三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辟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

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更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
覈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
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
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
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
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
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爲之限容其
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
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
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
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
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

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畱守東都長安三年以
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
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
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
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
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
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
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
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析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
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遠輕尊嚴微服潛游閱
塵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

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禪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恠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合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之寔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置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竦恐連亾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令山東歲飢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

取方木作琴

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羸名僞度且國計軍防竝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藉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卽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畱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旬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畱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悖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

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
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
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
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
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
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賊貪超拜吏
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
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
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
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卽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
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

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
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
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
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
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
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
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
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
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
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昃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
下降不賞之澤近戚有無厓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
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效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

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竝罕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竝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諛，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

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壘，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

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璲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彿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已也

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

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襲鄖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旬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

得

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德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諡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諡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

唐書百一十三
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負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辟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畱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入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

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爲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

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堯諛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旣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

自取之歟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終

西川屯鳳崗
氏圖南甫

唐書百二十三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西川屯鳳崗
氏圖南甫

唐書百二十四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為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鈞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

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

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恇間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景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疆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

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蝻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

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

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

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亾。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亾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

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歧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

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彝皆至卿刺史

弈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閔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閔彊使薦弈及盧奘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閔坐死弈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勗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夔王傅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剡土爲牀曰

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璿遠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

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加其直令

又并

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威近千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滄許璟與侍郎李人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

此為
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畱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嶠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比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謂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

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

末
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家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卽可其奏又遣使賞絲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

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
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
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
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
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
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
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
百官尚書省吏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
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迂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

益
方

將軍貴幸訴之帝帝亦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疆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
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
顧天子方少恐後于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
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
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
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
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辭稷甥女鄭寡而美
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為赤尉恕以都官郎中
為劔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各天寶中渾恕尚竝以賊
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

客

流
石

中渾起為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畱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
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
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憬剛正又過於崇玄宗數所尊憚
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
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
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
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
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終

西川宅鳳崗
氏園阿爾甫

唐書百二十四

安政五年仲秋以万曆本一校朱批于章句

少納言夏夏長

